



美国塞班岛喜迎“真善忍国际美展”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七日，美国美丽的热带海岛——塞班，迎来了第四届“真善忍国际美展”，画展由当地联邦艺术协会（CNMI）和美国凤凰艺术画廊及塞班佛学会主办，展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九位画家的近三十幅作品。塞班市长弗洛雷斯观看画展后表示，所有人都应该来看这个画展，画展很好，他本人很受教育；他并祝贺画展圆满成功。

联邦艺术协会负责人安奇·洪松、美国内政部官员杰夫·邵尔、美国劳工人权监察官员帕梅拉·布朗、当地土著酋长级人物著名航海家利诺·奥洛派等参加了开幕式并剪彩。来宾表示，非常荣幸在岛上能看到国际级的画展。他们认为，获金奖的画作《震撼》中打坐的学员散发出的慈悲力量震撼人心。

前来观展的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他们有的表示同情法轮功学员，签下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持法轮功。一位曾是美术老师中国女士赞叹道：“画的水平真高呀，写实功力很强！非常佩服这些画家！”一位在当地居



■ 塞班市长唐纳德·弗洛雷斯与加拿大知名华人画家、法轮功学员陈肖平女士在画作《震撼》前合影。陈肖平的《震撼》获“2009 年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金奖。

住的中国人前来观画，当了解到画作《忍》表现的是法轮功学员高蓉蓉因为坚持信仰，被警察电击毁容，后来被酷刑折磨致死，他眼含泪水，表示信仰是不能被打压的。

当地多家媒体对画展做了采访报道。

“真善忍国际美展”自二零零四年以来已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展出上百场。美展作品均出自于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之手。画作所展现出的法轮功的祥和美好与其在中国大陆遭到的残酷迫害形成鲜明对比。表现迫害的画作全部取材于真实的故事，给人极大的震撼。◇

加拿大议员：停止迫害法轮功是共识

（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近日，加拿大国会议员斯科特·瑞德先生针对美国国会通过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六零五号议案作出评价，认为和加拿大一样，停止迫害法轮功在美国也是共识。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瑞德议员曾在加拿大国会提出 M236 议案，要求加拿大总理向中国领导人提出释放十三位与加拿大居民和公民有亲属关系的、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加拿大国会一致通过了这项动议。

据了解，目前除了一人之外，在中国受过迫害的加拿大人（居民）



■ 加拿大国会议员斯科特·瑞德

或亲属均被成功营救，部份亲属来到加拿大与亲人团聚。

谈到六零五决议案，斯科特·瑞德表示，第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这是一个在众议院中取得压倒性多数的投票，议员们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它表明，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十一年以来，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广泛支持。” ◇

前不久我们学校举行了一次讲座，谈的是关于大学生的人生价值。一位教授在台上讲了许多，可台下的学生并没有听进去。要知道在当今的社会，你去和学生谈精神价值和信仰，不如去谈钱来的实在。

可是人的内心又渴望能够拥有一片净土，于是有学生向那位教授提问：“您能谈一下大学生的信仰问题吗？”有学生能提出这样有深度的问题，我也提起了精神。于是我认真的听了一下那位教授的解答。

那位教授是如此回答的：“信仰在中西方都有很长的历史，佛教在中国有两千年的历史，而西方也有基督教，信仰是人对神的崇高敬意，从而不断地修正自己，节制自己的欲望。当然这里的神不是迷信，我们可以把他当作是一切美好的事物。”

到此为止说得都挺好，可能也许是意识到自己说的太正了，偏离了中共的“主旋律”，于是教授象变脸似的，开始了自我洗脑，“当然于是我们越做越好，就能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列主义者。”我深感活在这样一个专政统治下的大学生的悲哀。

“神”一词没有贬义，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听，脑海里就会马上浮现出一个负面的形象？其实这是被党文化长期洗脑造成的。在文化大革命时，中共对一些词语进行有意的宣传抹黑，从而让人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事物，比如“搞政治”、“迷信”、“反动分子”等，提起这些词，人就马上生出仇恨斗争的情绪，（接下页）

■ 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对欧洲 14 个国家的人进行了社会调查。根据 2005 年 2 月 24 日公布的调查结果，71% 的欧洲人相信神的存在。



从大学教授讲信仰问题想到的

(明慧记者郑语焉台湾台北采访报导)蔡淑蕙,一位生长在澎湖岛的渔家女,高中毕业后只身来到台北大都会。她努力向上考取国家公职,在台北士林地区担任村里干事,任职期间完成大专学业,也以工作数年来的积蓄购屋置产,并与男友步入礼堂完成终身大事。按说人生至此,应如飘落土壤的种子一般安定下来,但是蔡淑蕙却始终无法就此立定脚跟,她接触宗教,练过气功,大量阅读修身养性的各种书籍,有人问她:“你究竟在寻找什么?”她有次脱口回答:“智慧!真理!”“是啊,这就是我在寻找的”——蔡淑蕙内心有些悸动,可是实际是些什么?要到哪里才找得到?

“这就是我苦苦追寻的答案”

二零零四年三月,从德国回来的小妹向她介绍法轮功。淑蕙打开《转法轮》拜读,越看越觉得如获至宝,她一气呵成在一天之内便看完。淑蕙激动不已,内心不住呐喊:“这就是我要的,我在这本书里找到了‘生命的智慧’,找到了‘永恒的真理’。”

她迫不及待,隔天立即请求小妹教功,淑蕙说:“我一个下午就把五套功法学全了,牢牢记住。在学功过程中也深深体会到‘大道至简至易’,五套功法简单易学。”

明法理,化解家庭恩怨

虽然淑蕙以前几乎不曾与人发生冲突,但修炼法轮功之前,她内心充满怨忿。她怨婆家其他兄弟姊妹不管公婆,全由她和先生抚养;她怨自己赚钱养先生全家;她怨婆家家境不好却又有打牌的习惯,虽然先生也信守承诺不在自家设牌局,但却到外面

找到智慧 找到真理



■ 蔡淑蕙与三个儿女

去打;她怨先生外出打牌到凌晨……怨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矛盾日深。

淑蕙选择逃离不愉快的家庭氛围,一得空闲便与婆婆带着孩子外出游玩,不把心思放在家里。幸好婆媳俩感情甚笃,婆婆操持家务及照顾小孩,淑蕙就只顾上班和做自己的事情,她不敢保证哪天再也承受不住过多的怨恨而崩溃。

修炼后的淑蕙,凡事有“真善忍”指导,从法轮大法中她明白世间种种爱恨恩怨皆有因缘,逐渐也懂得遇到问题时,向内查找自己的不足,最后从忍气吞声到没有怨恨、轻松自在。

她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先他后我,做事先考虑别人,为对方着想、体谅别人,澎湃汹涌的积怨在一点一滴地轻淡、消失,先生也由开始的极力反对到现在不但非常支持,还会主动帮忙做一些活动事务。淑蕙说:“学法轮功的初期我还不不懂这些,照样我行我素,但真善忍的法理很快让我知

所进退,有所调整。”

顺产健康宝宝 医护人员称奇

一年后(二零零五年),已经育有十二岁与四岁一对儿女的淑蕙怀上第三胎,这对她和前两胎接生的医生来说实在是天大的挑战。她因为子宫肌瘤和前置胎盘情况严重,必须安胎。五年前怀第二胎时,整整半年,淑蕙请假躺在医院不能下床,整天带着呼吸器,二十四小时不停轮流注射安胎药。而剖腹生产稍有不慎很容易大量崩血,危及生命。由于这么前前后后的折腾,淑蕙罹患产后忧郁症,医疗手段一直无法减轻她的病情。

医生告诉淑蕙他不敢收,叫她转到全台首屈一指的教学医院生产。

每次定期产检,医生必定要求她住院安胎,而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淑蕙身体没有任何不适,她没有耽误工作,照常骑摩托车上下班,穿街过巷递送里公文,反而还很利落清爽,医生和护士无不啧啧称奇!淑蕙说:

“为了让医生和家人安心,我还是听从医生的话,转到他建议的那家医院去生产,结果一切都很顺利,宝宝也很健康可爱。”

工作中展现大法弟子的品格

三年前,士林区的管理人员人事变动,淑蕙被调到离家最远、居民最多的“里办公室”任干事。同事纷纷告诉她,这位“里长”很难相处,经常到区公所告状,数落干事的不是,因此他这里的干事的更换率是全区之冠。

淑蕙去了以后,这位里长却到处夸赞淑蕙,还去区公所向淑蕙的课长说:“绝对不可以给我换人,你要敢换人我就翻脸。”

其实,刚开始时,淑蕙工作得非常辛苦,经常要跑着走路来争取时效,淑蕙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她只看里长好的一面,体谅他为民服务的好意,尽力配合,努力把所有事情做好。

“我都用‘真善忍’的原则来对待,不久,所有问题都解决,里长非常信任,给我看到的都是最好的一面。”淑蕙说,里长对法轮大法非常认可,让她在活动中心开设炼功点、在公告栏里贴“法轮大法好”和教功的讯息,还让淑蕙邀请大法弟子来分享修炼心得。◇

(接上页)而被提及的词语他们并不认识也不了解,却从心底里生出仇恨之心。由此可见,媒体宣传对人能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谎言说了百遍,也变成了“真理”。

无论是释迦牟尼还是耶稣,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思想崇高和道德高尚的人,并且在他们的周围常常有神迹出现,所以古时的人称他们为神,信徒不断地修正自己,纯净自己的心灵,也就是信神的过程。而在共产党的社会里,人们被迫信仰的是暴力和邪恶的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信仰的是一个崇尚暴力血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其真面目的西方人——马克思。所以,那些自称为无神论的共产党员,他们也有信仰,他们信的所谓“神”是马克思,而他们也必须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助长暴力和血腥的力量,才能成为“忠实的马列主义者”。

所以我们中国人并不是生活在无“神”论的社会里,是共产党把正统的神从人们头脑里抹去,用自己取而代之罢了。(文/大陆大学生)

我在精神病院、劳教所 和女子监狱的遭遇

十多年来，在中共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中，这位法轮功学员既被关过精神病院，也被关过劳教所，还被非法判刑四年关进了黑龙江女子监狱。让我们看看，她在这些邪恶的黑窝里，是怎样被痛苦折磨死里逃生的。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姓刘，是哈尔滨大法弟子。九九年“七·二零”后我去北京上访被警察抓住，他们把我非法关押进哈尔滨第二看守所。拘留十五天后因我坚持不写所谓“三书”，我就直接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江北普宁医院。我在那里被非法关押迫害十九天。期间被迫吃治精神病的药物。其中有一种是进口药，叫不出药名来；还有一种国产药，名字叫“露丹平”一次吃三片，吃完我就昏昏睡了两天一宿，大小便完全不能自理。

因第二次进京上访，我再次被抓，被非法劳教一年。在万家劳教所里面，因一次一次绝食抗议对法轮功的不公对待，被强行灌食、打药，拒绝打针就遭毒打。我被强行打安眠药《冬眠灵》两支。期间被迫害得心脏非常衰弱，经常昏厥不省人事。万家劳教所医院向家人勒索了一千五百元后放我回家。

我因坚持不放弃修炼，派出所和社区人员经常上门骚扰，丈夫的工作单位总以我修炼大法为借口无端的找他麻烦，在巨大压力下，他对我大打出手。我实在没有办法再在家里呆下去了，被迫流离失所。我完全没有生活来源，没有吃住的地方。后来我再次被国保大队绑架，被打得死去活来。这次我被非法判刑四年，先被关在集训队两年多，二零零四年被投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这里迫害大法弟子更加邪恶，根本不允许大法弟子之间说话。两个刑事犯人看着一个大法弟子。他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不“转化”不让家人来探视，更不许家人寄钱。一个月每人只给十二元钱在劳教所买日用品。那里的日用品价格高出外边的一倍还多，这十二元钱连基本用品都买不到。

大概在二零零五年 (转下页)

陈继忠、陈继环兄妹被非法判刑

依兰县法轮功学员陈继忠、陈继环兄妹，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依兰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近日，依兰县法院对兄妹二人秘密判刑，陈继忠被非法判刑六年，陈继环被非法判刑四年。

陈继忠，69岁，陈继环，56岁，兄妹二人都是依兰道台桥镇永合村村民。自99年7月20日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陈继忠五次被绑架，曾在佳木斯莲江口监狱被非法关押5年。陈继环腿有残疾，由于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被非法劳教3年。

陈氏兄妹因为向民众讲清法轮功受迫害真相，于2009年11月29日被依兰县道台桥派出所王旭东、姜俊等人再次绑架。第二天，兄妹二人又被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郭庆吉、宋宇哲等恶警抄家，12月29日被依兰县检察院非法批捕。

2010年3月24日，依兰县法院对陈继忠、陈继环兄妹进行庭审，正义律师冲破威胁、阻挠，为二人做了无罪辩护，对检察院公诉人宁岩指控的罪名和出示的所谓证据做了批驳。辩护律师明确指出：综观中国现有的法律，没有任

何一部法律把法轮功定为×教。陈继忠兄妹修炼法轮功，宣传法轮功属于信仰自由的范围，是公民的宪法权利，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破坏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依法应当宣布陈继忠兄妹无罪。

面对有理有据的事实，公诉人和法官都无言以对，最后法院草草宣布休庭。之后不久，依兰县政法委、“六一零”、公检法串通一气，在没有证据、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法院不开庭秘密对兄妹俩非法判刑。目前兄妹二人仍被关押在依兰县看守所。

中共口口声声说“依法治国”，“一切依法办理”，但在对待法轮功修炼者问题上却时时都在执法犯法，践踏法律；中共可以大言不惭的驳斥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指责，声称现在是中国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但公民却完全没有信仰、言论的任何自由。

中共如此与“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背道而驰，迫害修炼者，招来天怒人怨，上天的惩处也不远了。希望人们能够珍惜“真善忍”，远离灾祸。

世道民情：亲身经历让我看穿“自焚”假案

我是一名修理工，在某修配厂工作。九七年十一月三日，我们工人一起安装烤漆房，电焊工年龄很小，没有工作经验。他站在盛满废油的桶上面焊接，由于作业时间过长，油桶过热产生气体导致爆炸。小焊工当时死亡，我们七人受重伤，我最重，当时用手扑打身上的火，满地打滚都无法将火熄灭。再后来，我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明白时，已经在某部队的医院里，烧伤深度为3—4度。深度烧伤必须住隔离病房，住无菌室，要有专门的医护人员治疗和护理，医护人员必须穿高温消毒的防护衣和戴消毒口罩，无菌病房绝不允许不穿防护衣的人员踏入一步，并且整个治疗过程都是一丝不挂

的，医生说：烧伤以后，身体内部发热，身体表面不能缠绷

带，否则，体内的热气、毒气会导致人死亡。

看了央视“自焚”录像，我脑中出现了问号：刘思影既然是烧伤，为什么盖着被单？记者采访为什么不穿防护衣，不戴消毒罩？既然是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术后四天为什么能底气十足、又说又唱地接受采访呢？这不是在演戏吗？（文/良知）◇



■央视录像中的小女孩刘思影被包裹严密；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



有缘重逢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我去医院血液科看一个亲戚。看完后刚出来，就听见对面房中有人叫我，原来是我的小学同学。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相逢。

他坐在病床上，有气无力。我问：“你哪里不好？”他说：“我患淋巴瘤，医生说化疗十一次。”我一惊，那不是绝症吗？刚好我带了一张护身符，就对他：“你别急，我送你一个‘福’，上面写着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逢凶化吉，佛光普照。你天天诚念能救你的命。”他接了护身符，小心地放进皮夹里，说：“谢谢你，我会天天念的。”

清代，友人于道光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位读书人，夜里经过岳帝庙，庙宇的朱门紧闭着，但却见到一个人从庙中走出来。那位读书人知道这是神灵，便顶礼膜拜，口呼上圣。那人伸出手扶起他说：“我不是高贵神灵，是右台司镜吏（管理右台‘心镜’的小官），因送文簿来到这里。”读书人问：“你司什么镜，是‘业镜’吗？”

司镜吏说：“差不多，但又是另一种镜，叫‘心镜’。‘业镜’所照的，是人们做事的善恶。至于心中的细微感触，感情的真伪万端，深藏不露，幽深秘密，无迹可寻。有的人，往往外表像麒麟、凤凰一般，内心却像鬼蜮，这些都隐藏在心底，业镜是不能照出来的。

“宋朝之后，社会道德更趋低下，邪恶之徒的种种伪装术，更趋精熟，掩饰弥缝。有人竟然一生干坏事，

过了一段时间，想再去看看他。眼前的他比四个月前瘦了一点，却红光满面，笑嘻嘻地不象个病人。我说：“你看上去不错嘛！”他说：“好，昨天刚出院，有几个和我一样的病人走了（去世）。”他说：“你告诉我后，我天天看着护身符天天念，一直带在身上。”边说边拿出护身符给我看。

他告诉我说：“我原来胸前有一个九点五公分大的癌块，脖子上圈都有癌细胞，医生诊断没几个月好活了。我也没了信心。自从见到你以后，我什么都不想，就每天念大法好。两次化疗后癌块变软，医生也觉得奇怪，说我有救了。本来说化疗七次就好了，为了保险又给我化疗了一次。我别的都不信，就信法轮功。”

我见他是个有缘人，就说：“回头我借本书给你看看吧。”他说：“好。”接着我跟他讲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远离灾祸，他马上同意了。我说：“你起个化名吧。”他说：“化什么名，不用化名，用真名吧。”

人们常说相逢是缘，缘聚今朝，不知多少人想过其中的真意？我默默地为老同学祝福，祝福他把握住了生命等待已久的机缘。（文／吴明）◇

心镜洞察幽微

都被他蒙混过去，没有失败过。所以上天诸神合议，将业镜移到左台，照真小人；再增设‘心镜’置于右台，照伪君子。两镜的圆光，左右对映，人们的内心，就洞然明晰：他们的外形，都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然而圆润精莹如明珠，清澈激越如水晶的，千百人中，只有一二人而已。

“这些情况，我站在‘心镜’旁边，都记录下来。三个月来一次岳帝庙，呈送文簿让岳帝判定罪福。大约



（接上页）四至五月，我被强行抽血。恶警不告诉我为什么抽血，大法弟子一个一个地被叫到办公室去“谈话”，结果凡是去了的都没有回来。他们也叫我去“谈话”。我出去一看前面被叫去的大法弟子都被关在旁边一个屋子里，有的被关在厕所里。刑事犯们往办公室拉我。我刚被拉进去，就扑上来七、八个刑事犯不由分说把我按倒在地，把我的袖子往上扒。我看见屋里有两个大夫手里拿着空针管要抽血，他们在我的右胳膊肘弯内侧没抽出血来，就又在左臂胳膊肘内侧抽，直到抽满一大管，才把我松开。我跑出办公室，没压住血管，血顺着我的胳膊往下流，衣服上、地下到处都是血。血管被针挑起象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包，很疼，不能弯曲，两三天后才下去。

警察逼迫我们打药物针，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拒绝打。恶警叫刑事犯使用暴力，按住我们强制性的打针，也不管身体的哪个部位，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肤他们抓住就给打。我的肩膀就被他们打了一针。为了不让他们打针，有的大法弟子就和罪犯撕扯起来，造成有的大法弟子昏倒在地上。我被打完针后全身没有一点力气，躺在地上起不来，连饭也不能吃了。恶警没有办法只好让我们回监室休息。

可是，当人真正有病的时候，他们不让看病，而我们没有病的却强行要给我们打针、抽血。

名位越高的坏人，对他惩罚越严；手段越巧妙的坏人，对他惩罚越重。

《春秋》记载：鲁国二百四十年的历史，其中可憎恶的人物不少，上天却雷轰伯夷的庙，特别体现在对展禽的惩罚，就是由于他隐匿了罪恶的缘故。你要记住：人应诚实厚朴。任何阴恶，都掩盖不住，只会招致更大的惩罚！”

那位读书人，听了右台司镜吏的话后，恭敬地向他下拜，说：“谨记教诲，谢谢！”他回家以后，专门请于道光先生，写了一个匾额：

“观心”，挂在自己的居室门上，以此自警。（事据《阅微草堂笔记》）

正是：心镜明察秋毫，任何隐罪难逃，万般掩饰与遮盖，一切都是徒劳。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最好。千载明月如玉盘，君子襟怀皎皎！（文／秦自省）◇